

詩琴響了 青主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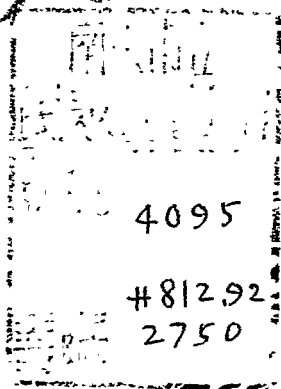
國立音樂專科學校叢書

國立音樂專科學校叢書

詩 琴 響 了

黎 青 主 著

271350



商務印書館發行

國立音樂專科學校發刊詩歌旨趣

音樂和詩歌是有一種極密切的關係，學作曲的人不懂得詩歌，怎能够創作歌劇和樂歌？研究聲樂的人不懂得詩歌，又怎能够把詩歌的靈魂，依照詩人的意旨，用你的聲音演唱出來呢？就一個研究器樂的人，亦非懂得詩歌不可。因為器樂是免不了要和聲樂合作的。一個學鋼琴的人，不是很應該學習樂歌的伴奏麼？如果你是詩歌的門外漢，那末，你的伴奏怎能够和唱歌人的藝能和合爲一呢？

因為這種緣故，所有國立音樂專科學校特設有詩歌一科。

關於詩歌的本身，於是發生問題了。

I. 舊詩的選擇 中國舊日那種唱酬和詠物的詩，是很少足以用來作曲的。用典太多和辭句深奧的詩，亦是不適合用來作曲。所以我們關於舊詩的選擇，應以下列各點爲標準：

1. 必要它是用來抒寫人們內界的情感，所有違背這

條定律的，概不採用。因為依照世界的詩學和作曲法來說，祇有抒寫人們內界的情感生活的詩，才可以拿來唱。

2. 我們要多選取一些豪邁和歡樂的詩詞，一切無病呻吟的萎靡不振的詩詞，概不選取。因為樂歌的效用在鼓舞人的志氣振作人的精神，除使我們得到無上的慰安之外，兼可以得到人生的最高意義。

3. 音樂是半點虛偽都沒有的，祇有實在自然的詩才可以拿來唱，一切裝模作樣，語不由衷的詩，就算是七寶樓臺，也不過徒然眩入眼目，不入我們選取的範圍。

II. 新詩的創作 依照最新的作曲法，祇要是詩，都可以播諸音律，不過這種最新的藝術樂歌，我們雖然也要講求，而當務之急，却還是一般人所稱為舊式的樂歌。依照舊日的作曲法，對於詩的選擇範圍，自然是較為狹小。大長的詩句是不合用來作曲的，沒有一個整個和合的好好的結構

的詩，亦不可以用來作曲。尤其是，一首新詩必要可以用正當的朗誦方法拿來朗誦，然後才可以依照正當的朗誦方法把它播諸音律。所以一首用來作曲的新詩，是要依照正當的朗誦方法作成。我的朋友青主博士是一個會作曲的詩人，他的詩不論是屬於哥德，海涅這一派，抑或是最新的表現派，都是依照正當的朗誦方法作成的。因為是依照正當的朗誦方法作成，所以最適合於朗誦（不是我國舊日的吟哦），亦最適合於作曲。不錯，青主博士的詩選——詩琴響了——裏面，很有一些詩，在舊派的作曲家看來，是不大適合用來作曲的，但是，憑着新的作曲法，詩琴響了裏面的詩是首首都可以在唱。就除了那些祇宜於新派作曲的詩之外，像他的“貝多芬（Beethoven）”“啊，青春，原來是你”“鋼琴”“神聖的音樂”“藝星”“逍遙遊”“易水的送別”“人定勝天”“我勸你”“最良好的藝術眷屬”“得意的歌”“深夜的車聲”“暮春”“春別”“我自從看見她”“你，我的存在”……諸如此類，祇就原詩讀來，不既經是好

像一首樂歌一樣麼？我因此把青主博士的“詩琴響了”列爲本校叢書之一，並盼望這一集依照朗誦方法作成的新聲，能够在中國得到很大的同情，從此依照朗誦方法作成的新詩日益衆多，自不會有缺乏正當的，適合用來作曲的新詩之歎了。我因爲把“詩琴響了”收入本校叢書裏面，所以特把我對於本校發刊詩歌的旨趣敘述如此。

中華民國十九年三月十九日 蕭友梅

國立音樂專科學校叢書

詩 琴 響 了

青主著

內 容:

Prolog	1
復歸於我的藝人	11
我和我的重逢	13
Beethoven	17
人世,我怎能够忘記你?	18
受騙後的安慰	20
我認識你	22
啊,青春,原來是你	24
乞食人的勝利	25
鋼琴	27
灌花	28
巷戰後的第一夜	29
失眠	31

內 容

歌當哭	32
神聖的音樂	33
舌戰	35
初夏	37
自由的神	38
狂徒	39
Richard Wagner	40
光明	42
藝星	43
逍遙遊	44
離憂	45
Mozart 的 Quartett	46
朝眠	50
易水的送別	51
你果是一個詩人	52
進化	54

入天的來往	55
文化人和自然人	56
月夜	59
你的思想	60
死神的判決	61
9. Sinfonie	64
凡工尺上乙土合	65
人定勝天	67
我勸你	69
火神的示威	71
痛快的歸結	72
最良好的藝術眷屬	75
得意的歌	76
深夜的車聲	78
我的故鄉	79
藝人的愛	83

內 容

貢獻	85
暮春	87
香吻和糖菓	88
快轉起愛的法輪	91
服罪	92
偷會	93
心火	97
怎樣愛下去?	98
一夜的夫妻	100
春別	104
我自從看見她	105
中秋	106
樂事	107
愛的順民	110
两性的大平等	111
懺悔	112

觀音像前的禱祝	118
難却	120
長在的愛	121
她的船入港了	123
你，我的存在	126
藝人的眷屬	128
似曾相識的戎馬書生	129
中秋 1911	131
沁園春（席上和友人韻）	133
1914	135
百字令（和友人韻）	137
出征	139
鉅鹿之戰	140
羽林軍行	142
無題	143
怎樣創作詩的藝術？	147

詩琴響了

詩琴響了，細聽來
都是赤裸裸的供狀，
保留得愛和思想的我
踏上了詩的法堂。

Prolog

prolog

Richard Wagner



造化吩咐藝神，
引我到來世上：
“他現在得到人的生命，
生生死死，悉憑他自己主張；
我與他一些智慧，
用來應付人世的一切災障；
爲使他得免於下界的沈淪，
我更與他一些幻想。”

我循着藝神指示我的那條大路，
獨自來到人間。
隨份隨緣，無悲無喜，
遭逢辛苦，漸成習慣。

畢竟我是樂生，
我怎肯流連忘返：
“藝神呵，你何爲坐視我
在人世備嘗苦難？”

平日如同隔世的藝神，
至是現身在我的面前：
“不是我拋棄你，
你今日才合和我重見。
嗟你備嘗艱險之人，
你現在打算作何消遣？”
我低頭說出心中的苦惱，
我肝腸似絞，我涕淚潛然：

“藝神，我皈依你，
我的話恐過於傷悲。

我入世三十餘年，
曾無一日敢忘真理；
但是凡我辛苦尋求之所得，
——我說出來我真要羞死——
都不是真理的本身，
僅大略近似它的風味。”

藝神看見我一片至誠，
特爲我指出我的錯誤：
“真理祇可以自然發現出來，
你的尋求，徒自辛苦。”
我此時好像得到初陽的曙光：
“藝神，你引我出了千重的迷霧；
但是我至今還無所發現，
這到底是因何故？”

藝神手指着上方：

“真理是好比太陽在天，

你祇要舉起頭來，

你便可以望見，

但是它祇許你遠望，

不許你近前；

你的生活和你的所見所聞，

那一樣不是真理的表現？

“你的智慧和幻想

徒然迷了你的視聽。

真理就在你面前，

你何曾認識出它的面影？

我與你一雙音樂藝人的耳，

用來審聽一切聽而不聞的音聲，

我與你一雙繪畫藝人的目，

用來審看一切視而不見的真形。”

藝神至是把手加在我的頭上：

“你是一個詩人，
你就用盡你的心力，耳力，目力，
你亦無從認識真理的本身；
你能够領略它的神味，
你一生既經是受用不盡。
你從此好好信任你的耳目，
它最足以啓發你的心神。”

那時我既耳目一新，
我不覺心花怒放；
在我的耳邊我聽見一片福音；
在我的眼前我看見一道祥光——
藝神至是賜我一個告別的吻，

我緊抱着她不放：

“藝神，你不要拋棄我，
我要共你一齊歸去上方！”

藝神至是又賜我一吻：

“我不是拋棄你。
我們同在這個世界之內，
何嘗有片刻的分離？
你既領略真理的神味，
你不合祇用來安慰自己，
你要把你的一切發現，
盡量宣揚出去！”

藝神這樣期望着我，
我敢不絕對服從？
我自別了藝神之後，

我心血潮湧；
我的目倍明；
我的耳倍聰。
我現在才能够
領略真理的全體大用。

我於是把我發現出來的真理，
除吟來給我自己開心之外，
兼說出來給傍人聽，
使他可以知道真理之所在；
並寫出來給傍人看，
使他可以領略真理的梗概。
我這樣盡我的能力做去，
庶幾對於藝神的期望，可告無罪。

復歸於我的藝人

我和我的重逢

夢神引我出了莊嚴的寶殿，
來到廣漠的沙灘；
在空濛的夕照中，
有白鷗上下迴環。

我看見我伴着一個女郎，
躑躅在我的前方。
我在後面悄悄跟來，
暗添去許多惆悵。

夕陽紅透蕭條的海濱，
海潮漸昇，迷霧四起。
“我呵，讓我們回去罷！
我不是別人，我就是你自己。”

我見我總不回頭，
恍惚絕無聞見：
“我呵，你伴着那個女郎，
到此作何消遣？”

波濤乍驚，夜色如死，
怪風亂鳴，雷電交至。
我和那個女郎
還是狂行不止。

電火飛空，怒濤吞岸——
我看見一個巨靈
把伴着我的女郎攫去，
我大驚倒地，我昏迷不省——

及我在沙岸颺來，
祇見我枕着一個似曾相識的女郎：
“你不是我唯一的女神麼？
你何時來降？”

我舉頭遠望，
又祇見水天一線，天朗氣清：
“我自己到了何處去？
我的生命分明還未曾停！”

女神扶我起來：
“我引你和你相見！”
她扶着我並肩徐行，
又來到了那座莊嚴寶殿。

我看見我安歇在一張白玉的匡牀——

女神對我說：“他歷險後比從前更加年少。”
我張開雙手，猛扑在我的身上，
我放聲大笑——我遽然醒了。

Beethoven

你，宰制十九世紀的藝術大王，
你佔盡了我的尊敬，我的幻想和希望。
你是我唯一最信仰的神明，
你的作品就是我的聖經。
你引着我向罪惡的世界作戰，
你勉勵我把罪惡的人類改善。
我從你的樂音聽見我的狂叫和歡呼，
我勇氣百倍，完全忘記了我的勞苦。
你指示我一個努力的方向：
把福樂的天堂移建在人世之上。
我心絃乍響，我心血如潮，
我心火爆發，我放聲大笑，
舉頭祇看見一座最神聖的藝星，
爲人世照出長在的光明。

人世，我怎能够忘記你？

昨天晚上，
我快要入定睡鄉，
忽起了一個思想，
我很像……

薄的被蓋着不動的存在，
祇要一個親屬，
在牀前看見香燭，
便可以舉哀。

O，殘忍！
人人皆有死——
人人皆有殺的權利——
我於是乎想殺人！

嚇走了一羣惡鬼——
忽一陣打門之聲，
走進來一個巡警：
“你爲什麼還不入睡？”

“這干你何事？”
“我要維持睡眠的秩序！”
我於是乎又好像死去。
但是，人世，我怎能够忘記你！

受騙後的安慰

我的朋友背叛了我，
我既失了人的信仰。
這不是我最信任的人麼，
爲什麼他也這樣無良？
我無以自慰，
我瀕於絕望。
我悄悄走到鋼琴面前，
輕輕按出幾個和諧的音響。

琴絃響了，從我的靈魂，
經過我的手指，
發出幾個甜蜜的和音，
這樣懇切，這樣真摯。
我從新得到人的信仰，

我不覺轉悲爲喜。

啊，神聖的音，我要憑藉你的法力，
把人類改變成盡真，盡善，盡美。

我認識你

我認識你，
認識你的和真理的關係；
你不是它的主人，
我才是它的主體。

我是神明，
全沒有半點道德根性。
你說你也不講道德——
你為什麼粗衣惡食，苦力勞形？

我住在最奢侈的樓房，
穿着最華美的衣裳，
真個和我的神僚，
有酒同分，有肉同享。

我和我的神僚
絕對平等。
你們還未曾到了生活的終極，
那有平等的可能？

神明才是真理的主體，
你們不過是真理的奴隸。
待到你共我們做了平等的神僚，
你才算不枉生人世！

啊，青春，原來是你

隱隱清音浮動，
滿天空，碧紗籠罩。
啊，青春，原來是你，
原來是你來到。
正鶯鶯燕燕試新聲，
漸萬紫千紅鬥熱鬧；
蓬蓬勃勃的生氣
猛上了我的心頭。

乞食人的勝利

乞食人是天帝的驕子，
他是一無所有。
不管寒天赤日，
他來去總是自由。
口腹就是他的世界，
麵包就是他的造物主。
有一天，他乞得一塊麵包回來，
餓病的他既經是吃不下去。
他不餓病，
怎見得麵包的神聖？
麵包養了他的生；
麵包要了他的命。
他跌倒在麵包的面前，
表示最後的尊敬，

復歸於我的藝人

吐氣一聲，
戰勝了他的生平。

鋼琴

走電飛雷的幻想，
怎受得起無聲無臭的岑寂。
我的心裏面，怎麼樣的焦灼？
我的血管裏面，怎麼樣的熱？

我於是走到鋼琴面前，
做出五光十色的消遣，
一切虛無縹渺的幻想，
都得到惟妙惟肖的實現。

啊，鋼琴，我請問你：
人世那一樣不是虛幻？
寂寞的我，得到你
共我相守，我復何恨！

灌花

從歡喜的淚珠
噴出文化的春芽，
經過幾番的人類滅絕，
繼續生長在牛羊的鐵蹄下。

待灌透了玩世的碧血，
待時候到了時候，
凋傷的文化樹
自會幻成一朵橫絕人世的花。

巷戰後的第一夜

黎——黎黎——

前頭揸着死人的骨脛，
後面跟着一隊隊的黑影，
穿過一條條劫後的市街。

一幅幅呵欠的危牆
高插着頹喪的天空；
一點點燒殘的火光
照出鬼影憧憧的恐怖。

在營門的面前
發現了一隊大搖大擺的骨人，
守衛人喝了一聲：“口令！”
祇微聞一陣擊骨作響的回聲。

一響的槍聲

轟破了黑夜的沈沈，
定睛既看不見搖碧的死人骨，
祇聽見一陣陣的鼓聲寥寥。

忽一隊焦頭爛額的缺人
衝過了守衛人的身傍。
守衛人遍體冰冷，
直由頭頂冰冷到腳底。

鼓聲漸聽漸銷沈，
太陽亦出定了。
遠近的紅十字會
開始檢拾滿街的死屍。

失眠

我墮入失眠的地獄，
腦中開足馬力的齒輪，
接二連三的旋轉，
把我的思想齧成碎粉。

○，像電流廣告一般的齒輪，
你難道是發了狂麼？
我要把你改造成一副留聲機器，
爲我唱出寧神引睡的歌！

歌當哭

我得聞他的死耗，
我欲哭無淚。
料得你比我更要淒涼，
我怎樣把你安慰？

他不是我們一個最有希望的朋友麼？
何況他是你的恩愛伴侶！
我平日心同鐵石，
到此也淚下如雨。

雖然，徒哭無益，
快起來吐出胸中的怨毒。
讓我們唱一首悲憤的歌，
歌當哭！

神聖的音樂

神聖的音樂，
你自是我的佛陀，
你佔盡了我的信仰。
說！你裏面有什麼？
你的聲調，
充滿了美的聲勢！
你的節拍，
這樣整整齊齊！
你的和音，
啊，怎能够這樣神妙！
還有些你那
最甜蜜的曲調！
每一個音都好像
從我的肺腑流出，

復歸於我的藝人

我因你得到藝術的生活
和生活的藝術。

舌戰

讀書人說：

世間上一切事理
都逃不出我們的腦；
祇我們的筆尖兒
足以把五千人橫掃。

耕田人說：

你們也是要吃飯的，
你們的腦何足恃？
如果我們不耕田，
你們個個都要餓死。

工人說：

耕田也是要用工具的；

我們是一切文化之所從來，
讓我們和你們聯合起來，
把我們的地球打碎。

商人說：

你們不也是生長在地球之上麼，
爲什麼要把你們的舞臺打倒？
凡屬人類都是自私自利的，
祇你們明白提出你死我活的口號。

當兵人說：

你們要起來說話，
必要你們的實力能够保護自己，
如果要靠我們保護，
那末，便要服從我們的意志。

初夏

青年的時光到了——
從聾人的耳中聽出幾個漲綠的和音來。
Heissa, 我們的時令！

太陽的芒刺遮不了我的心眼——
好憑這一雙手擎住風光的簾幙，
爲你們演出生活的繁華。

自由的神

自由的神引着愁苦的衆生。

哭聲啞啞，淚雨繽紛，

衝破一重重的山，踏碎一點點的城，

腥風凜凜，血影幢幢，

茫茫大千，一片灰燼，

祇剩得無數莊嚴糜爛的火花。

從無數的火花幻出無邊的世界，

天花亂墜，天使紛飛，

照徹玫瑰的光，洒遍楊枝的水，

無苦，無難，無災，無害，

不生，不滅，不增，不減，

罪惡的人世變成福樂的天堂。

狂徒

縱使思想的情感，
和地心發生初戀，
也要航行百年，
才可以光被人世。

但是在我永滅之前，
我那用而愈出的心鐘，那甘沉寂？
安得三兩個狂徒，充滿了自然的破壞性，
拚命把它的舌頭搖動！

Richard Wagner

Beethoven 敲着上界的門：
“聽！人世既有音樂！”
衆天神剛有所聞，
下界的樂音既不復作。

O Wagner！自 Beethoven 以來，
誰比得上你的偉大？
你完成了 Beethoven 未竟的大業，
又開了一個新的藝術世界！

你提起粗蠻的拳頭，
把纖細的詩藝打成粉碎；
在你的心目中
亦何曾有樂藝存在？

你的藝術戲劇

把詩藝和樂藝打成一片。

惟我獨尊的未來藝術

僅留得枝枝葉葉的發現。

○ Wagner，你的音響，

這樣沉雄，這樣美滿，

一切的樂器，全隊的歌人

原來都是你的聲帶和氣管。

長在的你，仰天獨唱，

唱破了下界的寂寞。

目空一切的天神

才相信人世也有音樂。

光明

我的腦壳

能容得幾許光熱？

我自撥起真理的靈灰，

我安得不頭痛如刺！

這又何妨？

總不似痛心入世的黑暗！

縱然被充分的光明毀滅，

亦所心甘！

藝星

藝術的明星

照着我起舞徬徨，
在世界的洪爐裏面
鍛煉我的思想，
把思想演成文字，
把文字配成音響，
用來歌頌我創作的神像。

從神像的金身

散出普照人世的光芒——

藝術的神對我說：

“你皈依我，
一切盡真，盡美，盡善，
誰侮辱你，
便是侮辱神聖！”



逍遙遊

我是自然界的主人，
把我的人生守定。
凡逃不了我這雙眼，
Heissa，我都要把它佔領！
好風吹着我前進，
太陽照着我得勝。
我不征服自然界，
便是它的順民。
凡逃不了我這雙眼，
Heissa，我都要把它佔領！

離憂

今日的發現
又要把昨日的成切拋棄。
何以慰我的離憂？
我的世界還未開始！

故我依然，
祇不肯共心血的花球相守，
內界徬徨的我
愁對着愈逼愈遠的星球。

Mozart 的 Quartett

四部琴絃的笑語
做弄出許多情景，
漸顫動了我的心絃，
奏出和諧的幽靜。

一剪剪的花叢
透出齊齊整整的人影，
短褲輕刀的住客
伴着白髮高髻的娉婷。

噴水的白石池塘
遙共按拍的足音相應，
人過處香風細細，
踏碎了淺淺的空明。

一陣陣的暗香，
又一聲聲的啼鶯，
更辨不出粉香花氣
和嚶嚶的人語鶯聲。

一排排的花球
過盡了一步步的輕盈，
一對對的並肩攜手
佔定了淺碧的水平。

鶯聲正滑，花氣乍濃，
平鋪的人影動搖無定。
一個個盲牛的摸索
迷了月下的綵繩。

月光如瀉，笑語轉繁，
賭拋環，看誰得勝？
一場接戰，一回交吻，
有千般媚態，萬種柔情。

紅樓的燈火零星，
望着歡笑的歸程；
一對對的同心
有亭亭的石像作證。

人影窗紗，
料既卸盡了齊齊整整，
我傾耳細聽，
恍惚猶聞着笑聲，輕輕。

是誰在我的耳邊拍掌，

驚破了我的靈境？
定睛祇看見無情的現在
四部琴絃的合奏既停。

朝眠

黑暗征服了沈寂——
一點結了晶的光明，
充塞了我的四境，
長夜就要爆裂。

一陣鳥聲啼落了一池心血，
世外的太陽織就幾個甜蜜的和音——
我的疲憊放聲大笑，
夢想着白日的繁華。

易水的送別

紅樹紛紛墮淚——

源源的別酒灌透太子丹的心花，

荊軻唱裂高漸離的筑；

風碎了易水的波瀾。

雪白的衣襟懸滿結了冰的淚條；

樊將軍的頭跳出死的沈默；

豪俠的好生唱出千秋的悲憤：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你果是一個詩人

你果是一個詩人，
你也是救世的教主，
因為你要領導衆生
向着光明的大路走去！

你果是一個詩人，
你也是不世的英雄，
因為你的詩歌，
要激起人們的奮勇！

你果是一個詩人，
你也是民衆的領袖，
因為你要代表時代
和民衆的一切要求！

詩人，教主，
都是用來解放民衆。
領袖果足以代表民衆的利益，
英雄亦何曾把民衆愚弄！

進化

殺人用刀劍槍礮，
本來是沒有分別。
何必把罪人捆在礮口，
把他的靈魂轟滅？

野蠻的生番
食人到底是有限，
用科學的利器殺人，
這才是積極的野蠻！

持刀弄火的野人
近來既得到槍礮的認識；
行見野蠻的人類
由消極漸進於積極！

人天的來往

除却柴米油鹽，
我自是我的謫仙。
我從赤裸裸的經營，
又來到我的狂天。

我讀罷聖經，
演出幾個音題，
又來到我的神僚的玩房，
我於是樂不思人世。

一個醫生走進來說：
癲狂院裏面少不得我。
我匆匆走入廚房裏面，
你其奈我何？

文化人和自然人

文化人說：

你們也是上帝創造出來的，
爲什麼你們甘願自外於文化？
你們那邊的男婦
個個都是一絲不掛。

自然人說：

我以爲上帝創造出來的人體
不問是男是女，是醜是美，
亦不問何種何族，何時何地，
是可以見得人的一樣東西。

文化人說：

不，世上最淫的東西

就是赤裸裸的人體，
爲培養我們的道德心起見，
你們必要把它用衣裳遮蔽！

自然人說：
你們的道德心這樣薄弱，
這真是出我意料之外，
最神聖的赤裸裸的人體，
你們爲什麼也看不來？

文化人說：
· 非關我們道德心薄弱，
正因爲我們道德心太重。
有了衣裳，淫心便無從發生，
這就是衣裳的最大作用。

自然人說：

不，衣裳是可以脫下來的，
所以它最足以激起人們的淫心；
沒有衣裳，便沒有淫的藝術，
區區赤裸裸的人體有什麼淫？

月夜

點點滴滴的夜，
伴着浩浩蕩蕩的月光；
飲泣吞聲的草蟲
弔着人世的死亡。

忽一陣和諧的沈寂
沁透了我的心境，
我浴罷痛快淋漓的風露，
佔斷了唯我獨在的人生。

你的思想

你說這是你的思想——
你的聰明真是不壞，
前人說過的話，
你竟能夠了解。

你說這是你的思想——
你的記憶力真是可喜，
前人說過的話，
你竟能夠隨時省起。

你說這是你的思想——
你的悟性真堪敬重，
前人說過的話，
你竟能夠融會貫通。

死神的判決

死神站在他的背後——
他舉起手槍
指着他的愛敵說：
“終歸把你尋到！”

死神在他的背後張牙——
他的愛人攔住說：
“除非你先把我的打死，
你想想罷！”

死神在他的背後點頭——
他的愛敵說：
“這不是你心愛的人麼？
你怎能够……？”

死神走近他的身傍——
他對他的愛人說：
“沒有你，我怎能够生活？
我愛你無限量！”

死神站在他的前頭——
他的愛人說：“我不愛你！
看你怎樣摧殘神聖的愛！
你是一個愛的強盜！”

死神指着他說：“她不愛你；
沒有她，你又不能够生活——
你不合侮辱神聖的愛，
你祇好把你自已打死！”

死神在他的面前亂跳——
他提起手槍，對着自己的心房，
磅的一聲，他跌倒了。
死神張口大笑。

9. Sintonie

佛光的堂；
繁雜的A；
熱騰騰的國際語言。

忽一陣奪了聲息的沈寂——
衆天神漸來降，
我登了天堂。

Berlin,
Philharmonie
神聖的 9. Sintonie.

凡工尺上乙土合

什麼是我們的民族性？

我祇好唱給你聽。

這是我們的一首小歌：

凡工尺上乙土合。

它洩漏了我們的天真，

並蓋上了人文的寶印，

不問它唱在那一處地方，

總是充滿了和平的氣象？

什麼是我們的世界？

我祇好用樂音分解。

這是我們的一首小歌：

凡工尺上乙土合。

各個音有彼此的分別，

但是要有和諧的聯結；
我們不相信人類是不齊，
我們祇相信四海皆兄弟。

什麼是我們的人生？
我祇好用樂音說明。
這是我們的一首小歌：
凡工尺上乙土合。
各個音有高低的差異，
不會背了音題的本旨。
我們不相信人世是地獄，
我們祇相信人生的幸福。

人定勝天

我相信天威，
我亦相信人定勝天。
假使天帝把我變作一個強盜，
我亦故我依然；
我拿出我的本領
站在生活的道路傍邊；
遇着厭世的人
行過我的眼前，
我便提出要錢？要命？的口號，
看他怎樣向我乞憐？
我並要勸告他：
不要錯認我的人面！
祇要我力量做得到，
我無有不爲善：

復歸於我的蘇人

要命的，我送他生命；

要錢的，我送他金錢！

我勸你

你看見美的女人，
我勸你要躲避；
我不是勸你非禮勿視，
也不是因為我妬忌你，
祇因為你的相貌，
實在是有些醜陋，
所以你要躲避！

你對於你的仇敵，
我勸你要敬愛；
我不是宣傳基督教義；
也不是要你違背情理，
祇因為你太怯懦，
實在是打他不過，

所以你要敬愛！

誰好心同你幫忙，
你不必多謝他；
我不是教你忘恩背義，
也不是教你倒行逆施，
祇因為這個好人，
原來就是你自己，
你又何必多謝！

火神的示威

火山燒了千年，
藝星竟不把它當作是一回事。
火神赫然震怒：“我要你震驚我的威勢！”——

藝星從白日醒來，
聽說罩着火光的人世漸成灰燼，
從太平洋上面既吹起無窮的春。

負傷的火神在人世舉頭悵望，
既看不見融融的火光，
祇看見一點熒熒長在的藝星。

痛快的歸結

萬惡的耗子，
全不把我放在眼中；
我不把它提防，
它便欺負我無用，
在房裏面跳上跳落，
大逞它的威風。
我怒目看着它，
它亦毫不惶恐；
到我起來驅逐，
它又把我侮弄，
我從這邊追到那邊，
追到我眼花臉紅，
它總是以逸待勞，
向我露出揶揄的面孔。

我忍無可忍，
舉起案頭的鬧鐘，
猛向着它擲去，
偏又擊它不中。

萬惡的耗子，
我終歸要把你消滅！
我的朋友借我一隻貓，
貓呵，你好好把它解決！
它伏在鼠穴側邊，
耗子剛好出穴，
它便把它擒住——
啊，貓，你真英烈！
它把它玩弄了一回，
弄到它快要氣絕，
然後才解除它的痛苦，

把它寸寸分裂；
它張牙食它的肉，
它伸舌飲它的血。
我看見這場殘忍的活劇，
心裏並沒有什麼不悅；
無惡不作的耗子，
你應該得到這樣的歸結！

最良好的藝術眷屬

我愛文字，
我也愛音聲；
文字足以表出我的深意，
音聲足以表出我的深情。

音聲是文字的妹妹，
文字是音聲的哥哥。
我要把音聲和文字，
配合成一首樂歌。

這是最良好的藝術眷屬，
人人都要替它歡喜，
所以你們唱起歌來，
個個都是滿心滿意。

得意的歌

好朋友，請你告訴我：
你生在人世做什麼？
你不工作，便沒有生存的權利；
你不行樂，又失了人生的意義。
行樂是用來報答你的勤勞，
行樂的時候，惟有唱歌最好！
不問日中的工作怎樣艱辛，
把你的氣力用盡，
也不問你怎樣神氣沮喪，
捱盡了人生的苦況，
你用不着向天太息：
“夫何使我至於此極？”
你祇要唱起歌來，
你的生氣長在。

歌聲起了，一片悠揚的音響
消盡了你的一切災障；
你因它得到安慰，得到和平，
你於以認識人生的神聖。
它是勞工的最高代價，
把我們別於苦力的牛馬。
我們把整天的工作，
換得此刻的行樂。
好朋友，不要把此刻的時光放過，
快起來共我齊唱一首得意的歌！

深夜的車聲

涼夜的游絲，
牽引着我的夢想，
忽一陣雷鳴的摩托，
衝破了沉默的牆。

逃脫的銷沉，
迷了勃勃的追奔，
跟着一排排的火刀，
刺透了我的興奮。

我逃出我的失眠，
守望着我的倦眼，
祇連雲的黑暗，
重壓着疲困的人寰。

我的故鄉

我時時要想起我的故鄉，
我自己也不曉得是因何故？
我本是一個四海爲家的藝人，
爲什麼時時要想起我的鄉土？

我不是天上的神明，
我怎能够離開平地？
嗟我生長的故鄉，
我怎能够忘記你？

在那個望鄉的臺，
長眠着我的母親；
在那個鰲爪山頭，
埋葬着我的隔世愛人。

我天上的母親，
定知道我的隔世愛人的賢淑。
我每次想起我的隔世親屬，
我都要放聲痛哭。

雖然，死者已矣，
我的父親和我的弟妹，
正望着言歸無計的我，
早早得賦歸來。

我的老祖母，啊，
那有說話足以表出她的愛慈，
除却那句用鄉音說出來的話：
“阿妹，我切你！”

我想起我的故鄉，
我肝腸似絞。
祇有赫赫在上的天帝，
才能够說出我的苦惱！

讓天帝瞰進我的心胸，
說出我的痛苦！
嗟我飽經憂患的人，
我怎能够忘情我的鄉土？

藝人的愛

琴，我曾愉快地夢想——
悠揚地——由草原，由高山，由森林
掠着指尖，掠着人心地
可是，天，天——沒在點煙，雪

穩的地能得立起來的春陽
在這陽光下暖洋洋：如這前年
介爾，介爾，介爾，介爾，介爾
春陽，春陽，春陽，春陽，春陽

... 七、九祖娘，介爾，介爾，介爾

貢獻

我自從看見你，
諳盡了愛的滋味；
爲什麼我是這樣愁苦？
爲什麼我又這樣歡喜？

我才登了愛的天堂，
我又落了愛的地獄；
我盡情長呼了兩三聲，
我自己也不知是笑是哭。

悲喜的我，無可告訴，
祇有你才知道我的苦難，
你一盼要了我的性命，
再盼却又把它賜還。

說不出的歡樂和苦惱，
我祇可以唱出來向你請命；
除却絕無虛偽的音聲，
我更表不出我的全副真情。

我把我的全副真情，
傾瀉在一條條的樂譜上面，
如果你把它打開，
便好像和我相見。

祇要你肯把它打開，
你就聽不見我的淒涼音響，
也應看見我一點點的心血，
和一條條的血心腸。

暮春

不用傷春，
好春長在愛的天上；
待得她來，
垂斃的心花又還怒放。
祇愁風澹澹的春吹起領進的音響；
她的吻跟着我的灰唇凋喪，
拚着化我爲你的胆量，
紅破了愛的天堂。



香吻和糖菓

誰伴着一個心通性敏的佳麗，
在一葉輕舟之上並肩同坐？
你們不羨慕他的豔福麼？
他並不是別人，他就是我！

一塊塊幾生修到的糖菓，
從她的指尖送進我的口內。
美人情重，糖菓味甜，
我舌上漸覺得有些不對。

“怪不得你是這樣說不出的甜。
我是不能夠同你比並。
我很願意多吃幾塊糖菓，
但是我既經渴得要命。”

我事急智生，即時鼓起勇氣來：
“女郎，請你給我一個香吻！”
她勃然變色：“不許你這樣說，
我不是一個尋常的女人！”

我見她聲色俱厲，
我忙向她請罪：
“前言戲之耳，
請你不要誤會！”

她不覺笑起來：“蠢人，
你用不着這樣害羞！
你要吻我，你吻我就是，
你何必向我請求？”

我被她這樣點醒，
我真是說不出的歡喜。
我把雙手打開抱着她就是一吻，
從我的口唇直舒暢到我的腳趾。

她是這樣爽快，這樣慈和，
我吻了她之後，她又吻我。
我的口渴早既解盡了，
但是我仍不肯把她放過。

她看見我要吻就吻，
特警告我不要太過猖獗，
一塊糖菓，一個香吻，
這就是我們那天的臨時約法。

快轉起愛的法輪

我的洩漏超過生命的前頭！
我的遷延趕不上長生的速度！
我的花葉徒然催促世界的偏枯！
我的時代補不上生活的窮途！
愛人，快轉起愛的法輪，
超度我的一切愁苦！

服罪

她凝滯了我的呆等，
血心腸結了一夜的春冰。
忽一陣鶯聲嚶嚶，
啼縈了怨恨的水平。

原來就是我的愛人，
特來討伐我的怨恨；
我跪倒在美目的寶刀之下，
再不敢背叛愛的天顏。

偷會

我倆互相愛悅，
祇未曾做了夫妻，
我叫她做姊姊，
她叫我做弟弟。

那時正值鎖港，
雖有金錢，換不來火腿香腸，
她饋我鷄豚，飲我牛乳，
我於是歡喜無量。

有一天，她向我說出
爲什麼要結婚的緣故：
“這都是母親的意思，
我倆互相愛悅，原不在此！”

沒分曉的老太婆，
太不把人原諒；
她見我不肯妥協，
竟不許女兒共我來往。

我索居的第二天，
便收到我的愛人的一封信：
“母命不可違，我請你原諒，
特憑我的思想給你一千個愛吻。

“但是在我們分手之前，
我實在是捨不得你。
特約你明天午飯後，
在後園相會，你切莫來遲！”

她這樣愛我，我敢不受擡舉？
那時正是她的母親午睡的時候。
她給我一個甜的香吻之後，
又餉我許多更甜的櫻桃。

忽一陣開門的聲響，
舉頭既望見她的娘。
我忙抱着我的愛人，
躲在一株蘋果樹上。

“連蹤影都看不見，
這是什麼道理？
那個不忠實的黃面人，
又來誘惑我的女兒。”

她在園內兜了幾個圈，

又向圍外望了好幾回。
我倆在樹上緊緊抱着，
不敢笑出聲來。

心火

離心的我，
形如槁木，心如死灰。
誤盡世間佳麗的力量，
扛不起我心底的愛。

願得一點無名的心火，
把我燒成黑炭，
無老，無死，
無災，無難。

祇要熒熒的相生，
長共我的黑炭相尋，
我就受盡愛的一切災難，
亦所甘心！

怎樣愛下去？

我偶然生在人世，
又剛好和你同時；
我不是偏要愛你，
我實在是不得已。

我為什麼這樣愛你，
我自己是說不出來。
你能不能告訴我；
為什麼你是這樣可愛？

我是一個男子，
生來不知道有愛的罪惡，
我祇要看見你，
我便這樣孱弱。

你說：“你不愛我，
你實在對天不住！”
我現在便要整頓全神，
看你怎樣把我愛下去！

一夜的夫妻

夜街的燈光，
照着一個美婦人，
獨行在我的前頭。
我幾曾見過這樣可喜的腰身。

她若是共我有緣，
或許我把她侵犯。
及我行近她的身傍，
她竟不把我斜盼。

她行行到了院門，
更不許我在後留戀。
我行過了十來步，
便打一個向後轉，

怎料到那個可愛的人，
還在門前等候着我。
我於是深自怨恨，
怨恨我先前太過怯懦。

若非她共我有緣，
她因何看着我微笑？
我放膽說一聲：“夜色大好，
不如讓我們並步逍遙！”

她嬌滴滴說不出話來，
伴着我便開步走，
我現在才能够
領略她的皓齒明眸。

畢竟她是共我有緣，
我倆於是來到我的家裏。
她是這樣莊重，這樣清高，
警告我不許放肆。

我於是硬起口頭來：
“我定然要把你另眼看待！”
無奈我倆都是俗人，
她半推半就，我又驚又愛！

良夜苦短，來日方長，
我請求她此後時常來往，
那時她既穿好衣裳，
頭一句便叫我不要妄想：

“我昨夜遺失了我的門匙，

在旅館裏面獨宿，我又不慣，
而且，老實說，我也是雙手空空，
所以權在你這裏歇了一晚。

“可惜我倆遇合太遲，
我祇合共你做一夜的夫妻。
我是一個有夫的婦，
我不肯欺騙我的夫婿！”

倒底她是共我無緣，
我眼送她行出我的房外。
嗟我受了欺騙的蠢才，
我何曾得到她的愛。

春別

春天來了，
春草碧色，春水綠波。
啊，愛人，我別你去，
你不要送我！

我們因離別
才得到幸福的認識。
待到重逢，
我們的愛更加熱烈。

我別你去，
春草碧色，春水綠波。
待到重逢，
啊，愛人，樂也如何！

我自從看見她

我自從看見她，
我不知有愛，
祇我的心核，
暗暗怒開，

我自從看見她，
好像喪了性命，
但是我的生氣，
全沒有停。

我好像這樣活着，
又不是這樣活着。
我自從看見她，
完全失了我的着落。

中秋

月圓行到人間，
變了月半。
殘餘的立法
呼起今夜的風雲。

風雲自在飛行，
打破人間圓夢，
牽動我的回憶，
憶着愛的面容。

月月月圓長在，
人天恩愛平分；
平故能全，
祇苦恨年年秋半。

樂事

她是一個華貴的婦人，
我雖心愛，怎敢把她調戲？
端莊的面竟向着我含情一笑，
以是思樂，我樂可知！

她在人前落落大方，
請我到她家裏坐。
啊，我真是喜出望外，
以是思樂，我樂如何！

我從最直捷的路程，
來到她的家中。
我見她打扮得格外漂亮，
我於是樂也融融！

我倆對坐着吃茶——
整整的面龐透出羞赧。
說話又溫柔，肌膚又細嫩，
我於是樂而忘返！

她向我說出心中的苦惱，
半晌都不把頭擡。
我走前說了許多安慰的話，
以是思樂，不亦樂哉！

我放胆吻她的朱唇，
她緊閉了她的星眼，
又暗自發了一聲長歎，
以是思樂，我樂何限！

長不蔽膝的圍裙，
更那堪半遮半掩的酥胸。
你能够任從我，
我便樂在其中，

我把你衣帶兒鬆，鞋帶兒解，
見得我是一個丈夫。
她緊抱着我在她的胸前，
我不圖爲樂之至於斯！

愛的順民

你不是救苦救難的菩薩，
你祇近似它的風味。
宴我於屠門，
我雖得肉，亦不快意。

你是善女，我是善男，
未免有情，你待我不薄。
我是愛的順民，
多謝你與我同樂。

兩性的大平等

索居的我

迷了生活的均勢；

我看見一座天星，

在空際狂行，啊，離心的我！

安得一點向心的愛，

還我片刻爲善的可能！

我要抉出判別美惡的眼，

造成兩性的大平等！

懺悔

皚皚的冰雪
封鎖了我的明窗。
我守定我的詩房，
房中的爐火正旺。
詩成命酒，酒後彈琴，
彈罷脫衣上牀。
我的臥牀這樣溫軟，
可惜竟沒有人同享。

我正在胡思亂想，
眼前忽湧起一副柔媚的面顏；
我看見一個嬌癡的口，
和一雙妖豔的眼。
我曾共她同住了好幾個月，

祇不是同住在一個房間。
每當我看見她，
她屢曾把我斜睨。

有一天晚上，
我正眠着看書。
她敲門走進來：
“你爲什麼這樣規矩？
我屢曾打開我的房門，
你爲什麼總不進去？
我今夜總睡不着，
你共我略爲破悶何如？”

我還未及回答，
她既斜倚在我的牀上。
她祇穿着一件輕薄的睡衣，

散出一股咄咄逼人的乳香。
她輕輕舉起我的手
在她的胸前平放。
我春心大動——在我的眼前
忽又湧起一個可愛的人樣。

她見我毫不着急，
特起來站在我的牀前：
“你看看我的身材怎麼樣？”
我舉頭便看見
一個天真爛漫的人體，
說不出的白嫩鮮妍。
我肅然說了一聲：“你的身材大好！”
善惡兩個念頭還在我的胸中交戰。

她見我絕無動作，

祇躺在牀上發呆，
於是把那件輕薄的睡衣
從新穿起來，
說了一聲：“晚安！”
便走出了我的房外。
我從頭細想了一會，
我才深自怨悔。

我起來放胆敲她的門，
敲了好幾下，都無應聲。
我隨即寫了一封長信，
求她寬恕我的無情；
並求她許我即時來訪，
我無有不從命。
豈料她明早既搬了出去，
此後更看不見她的蹤影。

畢竟我是無情，
所以她才避開。
我是一個男子，
竟忍辜負她的愛！
我侮辱了她的情感，
比損害別人的名譽更要大罪。
我這樣不受擡舉，
我真是一個蠢才！

啊，我的青眼美人，
我今夜記起你的面目，
如果我沒有別的消遣方法，
我真可以放聲痛哭。
假使換在今夜，
我決不會令你獨宿。

我因想起我的罪過，
我特做一首懺悔的詩，將罪贖。

觀音像前的禱祝

觀音在上，
這是誰家的女郎？
她的意態，這樣清佳！
她的氣象，這樣慈祥！
是下界花神現身？
是上方菩薩來降？
我靈根震動，
我四顧徬徨。

她虔虔爇了三條香
供在神龕面前。
你就不伏定蒲團，
諸天神佛也要垂恩！
何堪待得你悄悄興來，

眼見你淚痕滿面。
我形神沮喪，
我涕淚潸然。

我目送她下了殿堂，
料重逢今生無份。
祇愁她竟是小謫人間，
或造化竟是不仁！
苦無計可表我心，
我畢竟於心何忍？
我祇好稽首慈雲，
佑你花容歲歲春！

難却

女郎，我用不着你的解放！
你的活火徒然燻黑了愛的神聖，
不如逃出我的無良，
任從你的可愛自行入定！

愛人，我怎甘心你的摸索？
我的愛捱够了你的相守。
好憑你的難却，
成就了我的不自由！

非關悅己的見容，
消極了我的愛，
祇因熱騰騰的衝動
消耗了我的存在！

長在的愛

我久不作愛詩，
難道我迷了愛的道路？
啊，祇有我自己
才知道我的痛苦！
她是我的靈魂，
離魂的我，無可告訴；
冷清清的，文字，
怎能够表出我的思慕？

我撥起我的琴絃，琴絃呵，
祇有你才能够表出我的愛！
好憑你的音響，
超過茫茫的大海，
告知我的愛人，

藝人的愛

說我的愛心長在；
就世界變了微塵，
我的愛始終不改！

她的船入港了

她的船入港了；
年來的夢想竟成事實！
我幾曾料到：
入世竟有這樣福樂的一日！

我現在才相信：
入世竟可以變作天堂！
入世的一日
竟可以造成福樂無量！

得意的惠風
吹送歡喜的濤聲。
我的眼比平日倍明，
遠遠既望見她的面影。

我才望見她的面影，
平日結了晶的愛熱
好像在我的胸中爆裂，
把我化成福樂的溶液。

啊，這樣可愛的面影！
天上的衆位神明
也應替我歡喜，
同我的福樂作證！

船錨下定了，
我還未及轉身，
便觸着愛的磁力，
把我們猛相吸引。

我們重合了；
年來的夢想竟成事實！
我真是想不到：
人世竟有這樣福樂的一日。

我於是深信：
人世竟可以變作天堂！
人世的一日
竟可以造成福樂無量！

你，我的存在

你，我的存在，
我的神髓，我的精靈！
我得到你愛我，
我不敢把我看輕！
你是我的神明，
你提高了我的生命！
試問世上的女人，
有誰比得上你的神聖？

我見過美的慧人，
我見過心通性敏的女郎；
他們雖然都是很活潑，
很和平，很漂亮，
但是像你這樣靈敏，

這樣機警，這樣開朗，
這樣爽快，這樣慈祥，
是沒有一個可以比得上！

藝人的眷屬

絃管詩歌

成就了藝人眷屬。

詩成自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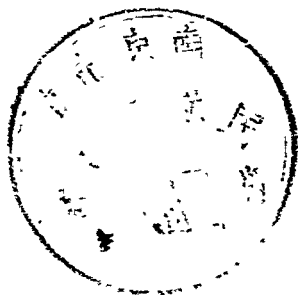
不用傍人作曲。

守定藝術生涯，

不管世間榮辱。

你歌我奏，

此中別有清福！



似曾相識的戎馬書生

沈

在一個悲慘的情境下破碎了
是一個雨得使人聽覺如雷
承載着你莊嚴承載着你悲憤，心猶如
用肩膀看時起潮似的我覺得日子在負
重壓天！但是不，我抱負的是鐵木的柱

許我告訴你，我外宿三天是入伍以來
所未會應付的而且，我幹了許多人家所不
幹的事，被60斤重的心壓得，心像竹節
然而我卻做了一個胆大地去學地都做了

第一天清早便去看洪聲，他五點半時去
合肥的豫視，她曾來看他三次連別
子都不曾整看，我特由豫視請原諒
這天晚上外川江系帶沒有睡一個晚上
夜淚，平生，熱情，海心和我好許許

“誰能想到流年的倒戈師團逆來?他們,他們
都立於很異地”——你孤魂地日地磨着新

還能憶起那一夜不^快的夢在天^下條^路色的
月^下雲^裏,猶風^送着^着榆柳^泥黃土^情斷^斷
天,許我先⁴裂^裂,將^身不^斷想^想打^打東^東主^主心^心多^多
力^力多^多珠^珠淚^淚”師,舊日的生執深^深情^情依^依生^生。

偉大的理想偉大的事業!因此一顆偉大的赤心
犧牲了自己才為人家¹做^做的^行。犧牲的^血。
起我的^胸剖^剖以^以血^血與^與血^血...使^使人^人類^類幸^幸福^福
姊:我曾^曾到^到今^今朝^朝以^以會^會做^做半^半輩^輩,但是^是他^他有^有
一^一天^天,我^我覺^覺着^着之^之信^信心^心似^似我^我對^對主^主沒^沒有^有悔^悔悛^悛
我^我信^信他^他,我^我愛^愛他^他,我^我敬^敬仰^仰他^他,我^我崇^崇拜^拜他^他。
五^五年^年前^前我^我還^還是^是一^一個^個信^信徒^徒了^了早^早就^就是^是他^他的^的僕^僕!

曾經我曾經有^有的^的,而且保存着^着互^互不^不反^反悔^悔。不^不告^告
証^証証^証,以^以備^備之^之心^心再^再和^和他^他似^似未^未有^有成^成。
我^我真^真誠^誠地^地頂^頂戴^戴着^着你^你信^信的^的聖^聖示^示——
雖^雖非^非告^告誡^誡你^你不^不必^必三^三刻^刻常^常於^於心^心——一^一本^本聖^聖經^經決^決
不^不更^更輕^輕易^易地^地賜^賜而^而降^降非^非他^他了^了聖^聖大^大的^的
滿^滿以^以後^後我^我真^真的^的信^信我^我,能^能為^為你^你每^每服^服給^給我^我一^一
本^本聖^聖經^經互^互我^我確^確實^實地^地到^到了^了主^主的^的聖^聖示^示後^後我^我
非^非冷^冷的^的,僵^僵的^的不^不走^走會^會緊^緊:他^他極^極力^力你^你身^身着^着
的^的眼^眼一^一定^定會^會默^默念^念到^到總^總在^在First Page上^上寫^寫的^的
“給^給我^我的^的阿^阿媽^媽一^一個^個年^年青^青康^康信^信徒^徒滿^滿下^下了^了主^主的^的血^血的^的”

中秋 1911

此地今番又月圓，
人生去住總因緣。
掛冠歸去追前事，
捲土重來憶隔年。
攘臂高歌思故國，
聞鷄起舞着先鞭。
凋零萬木淒清夜，
破碎河山不值錢。

不將名字着騷壇，
早歲曾爭翰苑盟。
切齒恩仇懷九世，
誓心家國哭無端。
豪情入酒歌聲壯，

憤氣填胸劍影寒。
無意班生入塞，
及時邀月盡餘歡。

螢乾蠹老果何爲？
不屑才人作健兒。
多難遭逢餘壯志，
無衣高唱託遐思。
目空一切情猶昨，
扭轉乾坤事可期。
倚劍問天天不語，
盾頭磨墨且題詩。

沁園春
席上和友人韻

回首當年：

半壁斜陽，社鼓神鴉。

正痛心亡國，神愁鬼泣，

獻身革命，虎擲龍拏；

政倒君權，國更民主，

氣象萬千新孔嘉。

經營苦，

似醉人扶步，東倒西斜。

功虧一簣堪嗟，

忍袖手南門觀鬪蛇？

要山川養氣，人民資學，

五洲結客，四海爲家。

萬里乘風，重洋破浪，

有願移栽西土花。

真堪喜，

喜歐師亞友，攜手同車。

1914

鬪智爭奇會戰忙，
飛船巨砲破天荒。
袖觀壁上心徒癢，
大嚼屠門氣亦揚。
眼底滄桑看變幻，
胸中戎馬自倉皇。
我來見獵寧非福？
吞吐風雲入繡腸。

人豪濟濟猛登臺，
攻玉它山足取材。
絕域從軍空有意，
故邦回首更堪哀。
鵲巢鳩佔寧天數？

弱肉強爭總禍胎！

安得雄兵五千萬，

周旋列國主盟來！

百字令
和友人韻

乾坤逆旅，
問風雲醞釀，幾經寒暑？
未吐氣時堪養氣，
看獵十年情苦。
磨盾題詩，覆韞草檄，
慣作驚人語。
興亡有責，
幾回謀到難處。

堪歎如此頭顱，年華未老，
暗地悲風雨。
遲暮功名親未顯，
妻子望他龍虎。

簾捲黃河，弧懸白日，

九萬扶搖路。

昂頭去也，

何曾目有餘子？

出征

豈爲艱難志便休？
直將七尺砥中流。
一拳打破千重霧，
隻腳踢翻五大洲。
果是有心天不負，
全憑放胆我何憂。
縱橫待到功成日，
不把天堂世外求。

鉅鹿之戰

五千年來世界史，
除卻英雄黯無光。
中國史傳何所有，
算來祇有楚霸王。
君不見

鉅鹿之圍屍盈野，
百萬秦兵攻將下。
諸侯救者十餘壁，
誰敢縱一兵者？
將軍慷慨來救趙，
沈船破釜燒廬舍。
楚兵一呼聲震天，
諸將皆從壁上觀。
楚兵無不一當十，

壁上人人胆寒。

秦兵既破召諸將，

僅敢膝行入營門。

吁嗟乎，將軍等是人耳，

何其氣餒偉大乃若此！

有是哉：

“項王何必爲天子？

祇此快戰千古無！”

羽林軍行

生不願封萬戶侯，
但願身列羽林軍。
得親皇帝真天幸，
世上光榮無等倫。
從軍到處揚威武，
歸來昂頭闊步挺胸直入凱旋門。
君不見：
萬衆歡聲雷動立道傍，
人生到此差足伸眉仰首傲同羣。
憶昔初進營門日，
右伸二指前向鷹旗發誓辭：
“小兵誓以七尺身，
効力光榮無限的軍旗。
東南西北重橫行，

軍不凱旋惟有死。

皇天后土，實鑒斯誓！”

君不見：

幾度東隨皇帝平奧意，

西向氣吞英吉利。

吾何畏彼七年戰勝的雄邦？

剛兩星期全定普魯士。

南征既服西班牙，

然後北向直搗俄羅斯——

可憐我輩羽林兵，

從軍到處難爲情。

身經百戰祇觀戰，

未曾發一槍彈聲。

願得一道進攻命令來，

把我轟轟烈烈盟言踐！

君不見：

滑鐵盧，兩軍血戰日將暮。
忽然令下羽林軍，
上前殺敵立功勳。
攘臂一呼天地震，
萬歲聲中猛前進。
不知皇帝敗遁逃，
祇見羽林軍士戰死盡！

無題

久別剛逢又別離，
問君何以慰離思？
江頭聽雨飛紅冷，
枕畔懷人入夢遲。
薄倖青樓伊愛我，
飄零紅粉我憐伊。
可能爲我長相憶？
若問歸期定有期！

君向西時我向東，
玉樓驚夢五更鐘。
釵橫枕畔歡猶淺，
柳映樓頭綠未濃。
底事干卿春水滿？

有靈識我燕梁空。
朱門它日桃花發，
寸寸春泥記落紅。

道是無題卻有題，
桂堂東畔畫樓西。
賜來面藥隨恩澤，
拜倒榴裙任笑啼。
有願得爲夫子妾，
可憐曾是玉工妻。
相思未必了無益，
悟到南華物可齊。

怎樣創作詩的藝術？

我不是神仙，我不會做神仙的詩；
我不是鬼，我不會做鬼的詩；
我自是人，我祇會做人的詩！
我不是大腹賈，我不會做大腹賈的詩；
我不是工人，我不會做工人的詩；
我自是我，我祇會做我的詩！

詩而已矣，爲什麼詩的藝術？——

比方一首白話詩亦可以說是詩的藝術麼？

一首赤裸裸的白話詩就見白話。到你把它配上一些詞藻或聲韻，它既經不是白話詩了。

然則要像中國舊日那些裁雲鑲月的詩才可以說是詩的藝術麼？

我曾聽中國的詞章家說過：詩是用來寫情寫景的——但是我見過許多詞章家的詩，當他看見一些白花，便說什麼萬紫千紅；偶然離開家鄉，便說什麼天涯淪落。這樣被古人的成語重重束縛住的詩人，你就抉出他的眼睛，填塞他的耳朵，取出他的腦髓，割出他的心腸，使他無心可墜，無腸可斷，他亦可以套古人的老調，做出一些像杜鵑休向耳邊啼，五月榴花照眼紅，十年幾度滄桑變這一類的詩句

來。這樣的詩句，既沒有靈魂，又沒有腦筋；既用不着眼睛，亦用不着耳朵。它並非是用來描寫實際的情景，不過是用來運用古人的成語，吟來雖然是很合聲韻，很雅，很成，但是極其量不過是一種組織詞藻的能事，作者的情感完全得不到自由的發展，就眼前的景物亦可以無有。說它是詩的藝術，實在是有些過譽。

然則要怎麼樣才算是詩的藝術？——

我不是說古人的成語是千萬不可用；比方離家百里，固然不是天涯，但是有時卻用不着百里之遙，你既經很可以說它是比天涯更遠。西廂記裏面說：“隔花人遠天涯近，”不問你們是喜歡新詩，抑或舊詩，大約你們都會喝采吧！不，在我的心目中，我並不知道什麼是新詩，什麼是舊詩，祇要我做出來的詩，確實是從我的情感自然流露出來，或由我這一雙眼睛看來，又或由我這一雙耳朵聽來，那末，做出來的詩，好與不好，我都不管，但是，總可以說是我的詩了。如果要我沉淪在古人的成語裏面，以至於不能自

拔，那末，這樣做出來的詩，雖然就放在古人的詩集裏面，亦真偽莫辨，但是，我自己是知道很清楚，我知道這些詩並非是古人的詩，而且實際上亦不是我的詩，因為我的情感和我的耳目對於這些詩的作成，實在是一點勞績都沒有。

我說詩的第一個條件就是“我的詩”這三個字，一切不從我的情感和由我的耳目告知我的思想產生出來的詩，我實在是不曉得做。

從我的情感和由我的耳目告知我的思想產生出來的詩，便可以說是詩的藝術麼？

吁，誰敢這樣說？

究竟我做出來的詩要怎麼樣才可以說是詩的藝術？

說來是很容易：把那些無論在認識上，情感上，意志上，都很適合人們的理性的，不是完全屬於這個世界裏面的事物，用說話或文字說出來或寫出來的詩，就是盡真，盡美，盡善的詩，就是所謂詩的藝術——

太陽的紫光是否詩的真景？電流廣告是否美的詩料？

用機器殺人是否一件值得歌頌的善事？——

古時的人不知道什麼是太陽的紫光，未曾見過電流廣告，亦未曾見過殺頭機。這些東西，古人見都未曾見過，他們怎能夠下他們的評判呢？現代的人們知道有這些東西了，但是，誰能夠斷定它是真，是善，是美？

我可以這樣說：不論什麼東西，祇要我見得是真，是善，是美，便是盡真，盡善，盡美，待到我說出來，別人·都可以相信它是真，是善，是美，這便是詩的藝術。

“酒酣喝月使倒行！”我雖至愚，亦知道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但是，當我看過這句詩之後，我倒很相信。如果換作“酒酣喝日使倒行！”老實不客氣，我便不相信了。為什麼？因為“酒酣喝月使倒行！”能夠令我相信，“酒酣喝日使倒行！”不可以令我相信的緣故。

Heinrich Heine 有一首詩說：

In Lappland sind schmutzige Leute,
Plattkoeppig, breitmaeulig und klein;

Sie kauern ums Feuer, und backen
Sich Fische, und quaecken und schrei'n.

平頭關口的 Lappland 居民，
又污穢，又矮小；
他們蹲坐在火的周圍炙魚，
相與亂啼亂叫。

實際上 Lappland 的居民並不知道有炙魚這一回事，但是經 Heine 這樣說來，我很可以信以為真。

同一樣我很可以信以為真，亦是 Goethe 的 Elmont 和 Tasso，以及 Schiller 的 Wallenstein, Jungfrau von Orleans, Maria Stuart. 我雖然很知道：歷史上事實並非是如此，但是，經過 Goethe 和 Schiller 在他們的戲劇裏面這樣述來之後，我很相信戲劇裏面的情節，實際上是很可以如此。

這才是詩的藝術！

怎樣創作詩的藝術？難道要我尋出一些未必就是盡真，

盡善，盡美的事情來，使別人能够相信它是盡真，盡善，盡美，才算是詩的藝術的創作麼？

不，詩的藝術是不可以尋求得來的。德意志現代詩人 Arthur Silbergleit 有一句詩說：

Sein frommes Herz vom Mondsdolch
durchbohrt...

明月的短刀把他的善心刺透……

詩的藝術而可以尋求得來，那末，這樣的好句不是永遠沒有成立的可能麼？因為明月本來是沒有短刀這樣東西，你要尋求明月的短刀，是到死都尋不出來的。但是當浮沉在秋的悶圍裏面的你，驟然望見涼月的素光，你的善心很可以感覺得好像被它刺了一刀一樣。這樣因望見涼月的素光，覺得心如刀割，並不是尋求得來的，乃是偶然發現出來的。必要這樣的發現才可以說是詩的藝術的創作。

像明月的短刀這一類的詩句，雖然驟眼看來，好像是很奇特，但是實際上是一點奇特都沒有，和我國舊時“明

月如霜”這一類的詩句，同一樣沒有什麼奇特。我相信一般沒有創作天才的詩人，必不會說什麼明月的短刀，祇能够說什麼明月如霜。明月如霜並不是不好，不過明月如霜是古人創作成功的詩藝，明月的短刀才是創作人的我創作成功的詩藝。

你望見涼月的素光，你便使用明月如霜這一句話，那末，你所敘述的，不過是明月如霜這四個字的情景，和你對於這四個字的想像，並不是你所望見的涼月和你的感想。凡屬真正的詩的藝人，是要自己創作一些詩的藝術出來，決不肯把自己的心力浪費在古人的詩的藝術裏面。

不錯，像明月的短刀這一類的詩句，是不能夠隨時發現出來的，遇着你無所發現的時候，你便不應該從事詩的藝術的創作麼？不，我上面既經說過，像明月的短刀這一類的詩句，本來是沒有什麼奇特，而且詩人的能事，亦不在乎要做出一些奇特的詩句。祇要你肯信任你的耳目，而且你的耳目，又能夠審察那些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的景象，

兼能够時時和你的思想通聲氣，那末，你便可以時時得到許多的發現，並不必一定要像明月的短刀這一類的詩句才算是發現。

“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這固然是用耳目審察得來的，但是，詩人的耳目決不能够專供自然界的役使，還要超出自然界之上，使自然界的景物供你的耳目的役使，然後你才能够創作成一些藝術出來，不然，凡你之所造就，極其量不過是自然界的縮影，決不可以說是詩的藝術。

“壚里上孤煙”固然是用眼看來的，但是實際上誰也知道不是孤煙；“殺人如草不聞聲！”固然是用耳朵審聽得來的，但是，實際上那有不聞聲的道理？不獨如是，德意志現代詩人Kurt Heynicke那首分手的詩裏面說：

Die Stille spricht.

沉寂做出聲來。

這分明是聽來的，但是，除卻詩人的耳朵，僅能够聽出沉寂的說話？Heynicke 那首分手的詩裏面又說：

Dein Haar verblueht in meiner Hand.

你的髮在我的手中凋謝。

這亦是祇有詩人的眼睛才能够看出來的一種景象。誰能够這樣使用他的耳目，不是隨時都可以得到許多的發現麼？

一個端正的物體，在繪畫藝人的眼睛看來，可以把它畫作端正，亦可以把它畫作不端正；一陣的雷聲，在音樂藝人的耳朵聽來，可以用這幾個和音把它表現出來，亦可以用另幾個和音把它表現出來。繪畫藝人和音樂藝人對於自然界的一切現象，是居於立法者的地位。自然界的聲響和光綫，本來是沒有法律可說的，但是一經音樂藝人和繪畫藝人把它定成法律之後，自然界便不能够不接受過去。誰對於詩的藝術，能够用繪畫藝人的眼睛審看，用音樂藝人的耳朵審聽，自然可以不患無所發現了。

自然界的景象可以用種種的方式表現出來，人們的情感，不也是可以用種種的方式表現出來麼？情景本來是可以相生的，祇要你當望見那個涼月的時候，你的感想能够

得到自由的發展，見得它確實是像冰霜一樣，換句話說：祇要你先有了你的感想，後想起明月如霜這四個字，那末，你就使用明月如霜這四個字，你亦不會因此變了古人的詩奴。你不說明月如霜，祇說月光寒，或說它透骨涼，亦未嘗不可。如果你明明覺得心如刀割，但是，這個心如刀割的感想，還未曾正式成立，你便被明月如霜這四個字重重束縛住，使你完全失了情感上的自由，那末，你根本便是沒有自己的感想，不論你使用怎麼樣的詩句，你做出來的詩都是無足觀的。

祇要你的耳目確實是有所聞見，你的感想確實沒有受到任何一種的限制，那末，不論你使用怎麼樣的一種表現方式，你都可以創作成一首好詩。比方你見得舊體的無題詩最適合用來記述你的思想和你的所聞所見，那末，你就做一首舊體的無題詩，你亦不失為一個現代的詩人。如果你見得祇有自然實在的說話，才足以記述你的思想和你的所聞所見，那末，就令你是一個做舊體詩的老手，你也要

把舊的詩體捐棄，採用新的詩體了。本來我是不承認詩的藝術有所謂新體和舊體的分別。凡屬真正的詩藝，不論在什麼時候，都有它的現在性。真正的詩藝是不朽的。所謂不朽，就是說它時時都有它的現在性，就是說它具有一種長在的生活能力。Michel Angelo 說：“把既經創作完成的刻像從 Carrara 的懸崖滾轉下來，那些幸得保存的部份，就是最美滿的藝術作品。”形像藝術如是，詩的藝術亦何獨不然。中國的詩經，經秦始皇燒書之後，還可以保存到現在，這就是不朽的詩經的現在性。就現代的青年，大部份都不知道有詩經，它亦有它的現在性，而且我相信它可以保持它的生活能力於千萬年之後。不錯，像詩經裏面的文字，我們早既做不出來，但是，希臘的刻像何曾因為現代的人們做不出來的緣故，便失了它的生活能力？古代的藝術作品，不問是形像藝術，抑或詩的藝術，決不會因為我們做不出來的緣故，便失了它的生活能力，所以六朝的賦，唐代的詩，宋代的詞，元代的曲，諸如此類，就到

了完全沒有人可以做出來的時候，它亦可以保持它的存在，不失其爲美的藝術作品。我說真正的藝術作品，祇許有它的現在性，就是這樣說。因此之故，我亦不承認有所謂過去的，或未來的藝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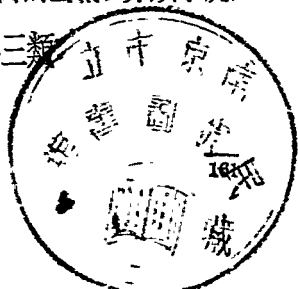
不論那一個時代的藝術，都有它的一種特別的表現方式，用來代表某一個時代的精神。你生在現代，你竟不懂得現代的藝術方式，這自然是落後。但是，如果除了現代的藝術方式之外，你的智慧和幻想竟能够使你把古人的生活情態想像出來，那末，你除採用現代的藝術方式之外，自然可以兼採用古代的藝術方式，用來表現你的思想，和你的所聞所見。天上的月的表現，即是水底的月，鏡中的月，畫裏面的月，聲音裏面的月，詩裏面的月，而詩裏面的月，你亦可以說它是白玉盤，說它似弓，說它如霜，又或說起它的短刀來；表現的方式雖殊，而其爲月則一。

因爲凡屬藝術，都可以有種種的表現方式，所以有所謂理想派，寫實派，又有所謂浪漫派，表現派，諸如此類，

任你定它怎樣一個名目都可以，但是，當你創作藝術的時候，你決不能被某一派限死，必要當你創作藝術的時候，你心目中，祇知有你的感想，和你的所聞所見，不管你做出來的藝術，是屬於那一派，然後各派的藝術方式，才能夠供你的役使。Schiller 晚年的戲劇，你說它是屬於理想派麼？誰也知道它不是屬於理想派。你說它是屬於寫實派，也是不成。它是把理想派和寫實派和合為一的一種藝術方式。設使 Schiller 當創作的時候，既受了某一個藝術方式的限制，那末，他怎能夠創作成這樣亦理想，亦寫實的一種藝術方式呢？

因為在我的心目中，我不承認有所謂過去或未來的藝術，亦不知道有所謂某一派的藝術，所以我祇承認有一種現在的，盡真，盡善，盡美的藝術。如果你不許我站在世界的藝術立場上面說話，一定要我把詩的藝術，分類來說，那末，我祇可以把我創作的詩，分為三類

1. 吟來自賞的詩；



2. 說與人同樂的詩；

3. 寫出來供人思索的詩。

吟來自賞的詩，即是所謂中國的舊體詩，雖有聲韻，但是，聲韻祇能够供我役使，我決不能够做聲韻的奴隸。

說與人同樂的詩，不可以說是語體詩——語體和白話相去幾何？——亦不可以說是文體詩——文體和詩相去又幾何？——祇可以說是現代的世界詩體。就我個人來說，我創作這一種詩的時候，我的心目中，不是先有了德文，至少也是同時有了德文，然後才把它用中文寫出來。這種詩雖然不是完全離開聲韻，但是，因為它是拿來說的，並不是拿來吟的，所以它必要依照正當的朗誦方法說出來與人同樂才對。我可以這樣說：正當的朗誦方法，就是這一種詩唯一最重要的根本條件。關於正當的朗誦方法，我曾在我那篇論文：“作曲和填曲”（在樂藝雜誌第一期發表）略舉梗概。因為國人對於正當的朗誦方法，向來不注意，所以我特把我那一番話選述如下：

“朗誦開首是要講字句的輕重。……輕車這兩個字用在一塊，應該那一個字讀輕，那一個字讀重？……還有：輕重這兩個字，和輕罪重罰這四個字，又應該怎麼樣分別它的輕重？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這八個字又應該怎麼樣的讀下去？……我現在先從輕車這兩個字說起：……輕車這兩個字當然是要把車字讀重，輕字讀輕，因爲這不是輕砲，亦不是輕裘，乃是輕車，無論配上怎麼樣的形容字，車是處於主要地位。……”

輕車的車字應該讀重，那末，輕罪重罰又應該怎樣讀呢？難道這裏亦要把罪和罰讀重，輕和重讀輕麼？不，這裏因爲輕和重是對立的，和獨立的輕車不同，所以輕和重要讀重，罪和罰要讀輕，和我們中國向來的讀法一樣。但是，輕重這兩個字，必不能夠同一樣的讀重，每一句話祇有一個最重的字音，輕罪重罰的輕重兩個字，又應該把那一個字讀成最重呢？

我的意思，輕罪重罰這一句話，很應該把重字讀成最重，因為你說這句話的原因，並非是因為某一個人犯了輕罪，祇因為他受了重罰，因輕罪而受了重罰，所以她才說出這句話來，祇從說話的原因來說，既經要把重字讀成最重了。

輕罪重罰的輕重兩個字，要把重字讀成最重，那末，祇輕重兩個字，亦可以把重字讀重麼？

不，這又不成，凡兩個同類或相對的字用在一塊，都應該把頭一個字讀重，因為如果它是把兩個意義合成一個意義，如男人，父親這一類的連合字，不把頭一個字讀重，便不能夠把它的意義極明顯的表示出來；就令把它當作是兩個不同意義的字，你亦要把代表第一個意義讀重，因為第二個意義，是從第一個意義產生出來。譬如這樣一句話：是輕是重？當然是要把輕字讀重，如果你這樣問：是重是輕？那末，你便要把重字讀重了。

根據上面所說的看來，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這八個字好像是不成問題了。輕和重是對立的，所以很應該讀重，因爲先有重然後有輕，所以更要把重字讀重，重字好像自是這八個字裏面最應該讀重的一個字。讀者們，你們見得這種讀法對不對？

這種讀法，雖然好像是根據我上面所說的話定出來的，但是究其實也是不對。爲什麼？上面的輕罪重罰，應該把重字讀成最重，這是不錯。但是這一個例是不能夠應用到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這八個字，因爲輕罪重罰的罪字和罰字，一個是原因，一個是結果，這裏的蟬翼和千鈞，並沒有什麼原因結果的關係，乃是兩個相對的名詞，好像“是輕是重？”這句話裏面的輕重兩個字一樣，而且又是實字，所以必要把蟬翼和千鈞讀重，尤其是要把蟬翼讀重，而蟬翼這兩個字之中，又要把蟬字讀成最重。是的，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這八個字應該把蟬字讀成最重，那末，蟬翼爲重的重字，

和千鈞爲輕的輕字，我們又應該怎麼樣讀呢？

在我未答覆這個問題之前，我先說明一句：凡我上面關於字句的輕重所說的，不過是論理的字句的輕重，還不可以說是朗誦的藝術，誰了解了論理的字句的輕重之後，庶幾可以開始研究朗誦的藝術了。……論理的字句的輕重，是要打動聽衆的理解力，使他可以了解你的說話。朗誦的藝術則要打動聽衆的幻想和情感，除使他得到一定的認識之外，更要激動他的情感，或使他得到一定的意志，於是各個的字句，都有它的染色，它的高度，和時間上的調節。譬如蟬翼爲重的重字，和千鈞爲輕的輕字，雖不應該把它讀重，你卻要把它這樣讀出來，令人聽見，無論知覺上，情感上，都好像蟬翼確實是重，千鈞確實是輕，然後才可以說是朗誦的藝術。譬如你讀歌管樓臺聲細細，歌管自然是讀重，但是細細這兩字的情景，你必要把它表現出來，因爲它是全句詩的神髓，神髓一失，全句詩

便沒有意義了。秋千院落夜沈沈也是一樣。……………

朗誦的第一個根本條件，就是論理的字句的輕重。爲什麼？因爲沒有論理的字句的輕重，那末，字句的輕重便無從得到一個正確的標準。譬如當你說出“好極了”這一句話的時候，你把極字讀重，這個在一般中國人看來，都是極對的，一點疑義都沒有的，但是就論理的字句的輕重來說，你決不能夠把極字讀重，除非你這樣說：“不但是很好，而且是好極了。”你才可以把極字讀重。你把女郎的郎字讀重，也是不成的。諸如此類的話，實在是犯了不少的論理的字句的輕重的毛病，我不繼續引述下去了。這種毛病，不但是在我們中國是如此，不論你到世界什麼地方，都是如此。別人對於這些地方，可以不注意，但是，一個研究音樂的人，尤其是一個學作曲的人，是決不可以不注意的。”

一個學作曲的人，因爲要把一首詩播諸音律的緣故，既

經非曉得朗誦不可，那末，一個詩人，怎可以不懂得朗誦呢？我大胆說一句：一個不懂得朗誦的人，簡直是連讀詩都不會，他怎能够賞識詩的好處呢？在昔未有新的和聲作曲法的時候，祇有抒情詩和一部份的敘事詩，才可以拿來唱。到有了新的和聲作曲法之後，憑着新的和聲作曲法，不論什麼詩，祇要它是詩，都可以播諸音律，即是都可以拿來唱。祇要它是可以拿來唱，那末，它自然也是可以拿來朗誦，雖然凡屬可以說出來或寫出來的話都可以拿來朗誦，雖然一個不懂得朗誦的人，有時也可以做出一首很好的詩來，但是，你不懂得朗誦，你便不能够充分認識詩的好處，那末，你便沒有充分的詩的創作能力。

中國舊日的聲韻，除剝喪音樂的生命之外，更足以危害現代的詩的藝術。我在我那篇“作曲和填曲”上面說：

“不問那句整齊齊的詩句是叫做：‘縱死猶聞俠骨香，’抑或‘到此才焚一瓣香，’又或‘不辨花叢暗辨香，’又或‘十里南風草木香，’雖然各句詩的口氣不

同，意義不同，情景不同，但是，祇要你順住仄仄平平仄仄平的調子吟去，你便是一個會吟詩的儒者，誰也說不得什麼。至說到什麼長短句，那末，你更要把五聲分別得清清楚楚。你要做一首長短句，祇要你依照聲韻，把文字填上去，便算盡了倚聲的能事。不問那幾句長短句是叫做“艾炙眉頭瓜噴鼻，今日須難決絕，早患苦重來千疊，”抑或“願得黃金三百萬，交盡美人名士，更結盡燕邯俠子，”又或“易水蕭蕭西風冷，滿座衣冠似雪，正壯士悲歌未歇，”你都可以依照同一樣的聲韻讀出來。

不問那幾句詩是雄壯，是衰澀，是愁苦，是歡樂，你都可以依照同一樣的聲韻讀出來！在這種情形下，現代的詩的藝術，那有成立的可能？

我特大胆斷定一句：現代中國的詩人，如果不能够以朗誦代聲韻，以輕重代平仄，那末，就令他有時能够做出很好的詩來，他亦當不起一個詩的藝人的徽號，他的藝能

是不完全的。現代的詩的藝術，雖然是不可以完全離開聲韻，但是，我們祇可以把聲韻當作也是詩的一種成份，決不可以把它當作是詩的主要成份。以朗誦代聲韻，以輕重代平仄的目的，一日未達到，那末，中國現代的詩的藝術，必無成立的可能。

關於說與人同樂的詩，我不覺說了很多的話。我不繼續說下去了。我現在特就寫出來供人思索的詩，大略說它幾句。

本來不論吟來自賞的詩，或是說與人同樂的詩，都是可以寫出來給傍人看的，為什麼我於吟來自賞的詩，和說與人同樂的詩之外，又定出一種寫出來供人思索的詩呢？Goethe 說：“文字不過是說話的一種不完全的替代。”不錯，歐洲的詩本來都是拿來說給人聽的，遇着不能夠拿來說給人聽的時候，才把它寫出來給傍人看，而且不論怎樣的詩，依照朗誦的方法把它說出來，總比把它寫出來較為有意義，就聽詩的人，亦比看詩的人較為容易了解，但

是，實際上很有一些詩，就依照朗誦的方法說出來給傍人聽，傍人亦未必可以一聽就懂。我這裏祇說 Goethe 的 Faust，尤其是 Faust 的下半部，如果你不把它拿來慢慢的看，慢慢的想，你是不能夠了解的。我們要知道：詩的藝術，並非祇是拿來取樂的，它是用來宣揚真理，改善我們的人生，把我們提高在自然界之上的一種藝術。這樣宣揚真理，改善我們的人生，把我們提高在自然界之上的詩，不是很耐人尋味，要我們把它寫出來供人思索才對麼？Goethe 說：“詩的藝術是要用形像把自然的神秘暗示出來。”Goethe 所謂自然的神秘，即是我們之所謂真理。闡發真理的詩最足以代表詩的藝術的全體大用，我把它特列爲一類，不是很應該麼？

關於詩的全體大用，我這裏用不着多說。凡屬藝術，都是由人們從自己的內界創作出來的一種最高的勢力，用來抵抗那個壓迫我們的自然界。人們有了藝術，然後才足以宰制自然界，使我們得到人生的最高意義。近代的人們祇

知道崇拜科學，以至於他們的靈魂，亦被無情的機械剝喪殆盡；現時的世界即是一個失魂的世界；你要把人們的靈魂奪回來，那末，除了科學的藝術化，實在是沒有別的方法。詩的藝術是全部藝術當之一種，我因從事詩的藝術的創作，所以我亦要把我的創作心願說出來：

東海西海，心同理同，
各人發明了各人的火藥。
我看人燒煙花，近於藝術；
我看人放槍砲，純是科學。

一個個利有用無的簫孔
竟能够虛而不屈，用而愈出。
我要把有利的科學
變成有用的藝術！

國立音樂專科學校叢書

詩琴響了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年五月初版

每冊定價大洋壹元

外埠酌加運費滙費

著作者 黎青主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上海寶山路五〇一號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地
商務印書館

National College of Music Series
THE SOUND OF LUTE AND POEM
BY LI TSING CHU

PUBLISHED BY Y. W. WONG

1st ed., May, 1931

Price: \$1.0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All Rights Reserved

